

## 黃天當立

一

蒼天已死，

黃天當立。

據說，這一咒文般的詞句，正在東方的大地上流傳。

「人們都在大張旗鼓傳揚這個嗎？」張魯的母親少容，向自東方歸來的陳潛問道。

陳潛答道：「的確如此，說是大張旗鼓也不為過。尤其是青州、幽州、冀州一帶，情勢更烈。」

青州是今天的山東省，幽州是今天的河北省北部、北京近郊，冀州是今天的河北省南部。

「這樣看來，漢室天下也終要完結了呀。」少容長歎了一聲。

根據五行學說，漢承木德，以得天下。能取而代之者非土德莫屬。木屬青，土屬黃，「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」的傳言分明便是闡發自五行學說。

蒼天——青之天子，即漢室已經終結；黃天——承土德的新天子將要興盛。

初聽無甚意義的咒文般的詞句，要發覺其中隱藏的深意，也並不是什麼難事。稍有常識之人，一聽便能立刻明白了吧。

這連謎團都稱不上，太淺顯了。然而正是這淺顯且大不敬的咒文，此刻正大張旗鼓流佈於世。

漢天子威名掃地啊。

天下興亡，不可能不伴隨着流血。天下將要大亂了——少容的歎息，正是為此預感而發的。

這個時候，在場的只有少容和她的兒子張魯。然而陳潛還是小心地朝左右看了看，壓低聲音說：「斗膽說一句，我也是這樣看。」

「是啊是啊，生逢亂世啊。不過萬幸的是，巴蜀此處遠離中原，只要小心行事，還是可以避開戰亂的吧。潛先生，魯兒就託付給你了。」

今天的四川省成都地方，那時候被稱做蜀；重慶地方被稱做巴。

當時的政治中心乃是長安與洛陽一帶，巴蜀一帶因為「蜀道之險」而被隔離在政治中心之外。——蜀道難，難於上青天。這是李白所賦的蜀道。

此外，由華中與江南一帶來巴蜀，又有「三峽之險」隔絕。長江（揚子江）在三峽附近一變而成急流激湍，落差直達兩百米。同樣是李白——三朝又三暮，不覺鬢成絲——歎息這險峻之途。

巴蜀之地可以說是天然的要塞。也因此，直到中日戰爭之時，重慶仍然是抗戰的基地。

少容希望能夠依靠天險阻止戰亂波及巴蜀，然而再險峻的道路也不會無法穿越。除了蜀道與三峽，還需要些政治手腕才行。

「又來了……」陳潛苦笑了一下。

少容總是會說「魯兒就託付給你了」，這話簡直成了她的口頭禪。可是陳潛也不過是剛滿二十歲的年輕後輩，張魯也只不過才比他小一歲而已。

「嗯，只有潛先生足可依靠啊。」少容說着，輕輕搖了搖肩膀。陳潛覺得從她的肩頭仿佛落下了什麼散發着香氣的東西。

十七歲上生了張魯的少容，此時的年紀應當在三十五歲左右，然而怎麼看都還像是二十歲不到的人。真美啊……雖然每天都和她見面，可陳潛看到她的時候還是覺得目眩神迷。

據說，陳潛還是個嬰兒的時候，被扔在張家的門前。張魯的祖父張陵收養了他。那之後不久，少容嫁入張家。她常常對陳潛這樣說：「在這家裏，潛先生的資格比我要老啊。」

張陵命嫁給兒子的少容養育這個棄嬰，告訴她說：「能在養育自己的孩子之前養育他人的孩子，這樣的人才是有包容力的大人物。我家需要的是這樣的女性。」

因此，對於陳潛來說，少容就相當於他的母親。不過即使如此他還是能感覺到少容身上的女性魅力。對於人類而言，無論理性如何思量，生理的本能總是無法抑制的。

「我盡力而為……」陳潛縮了縮脖子，如此回答少容的託付。

「張家五斗米道的命運，都落在你的肩上了。」少容的聲音清澈涼爽，然而卻讓陳潛的心裏燃起火焰。

二

何謂張家五斗米道？

此乃道家的一支，始祖是張魯的祖父張陵。

張陵本是沛國（現在的江蘇省北部）豐縣人。今天徐州市西北依然留有豐縣的地名。因為此地靠近漢高祖的故鄉，漢代時候這一帶周圍的百姓得以享受免除徭役的優待。

後漢順帝（公元一二六——一四四年）時，張陵遊歷蜀地，於鶴鳴山中學道，自此精擅醫術。他為人治病，收米五斗為謝禮，人們因此稱他的道教為「五斗米道」。漢代時候的一斗，大體相當於今天的一升。有言道「斗酒亦不辭」，誇人酒量驚人，其中的「斗酒」一詞便可以理解為一升酒那麼多。

病人坦白犯下的過錯，將自己的姓名寫在三枚紙箋上，一枚置於山頂，向天帝通告；一枚埋於地下，令地祇得聞；一枚沉於水底，使水神能知。這便是所謂的「三官手書」。手書之後，又有被稱做祭酒的教團首領出場，宣告病名，令病人飲用「符水」。所謂符水，也就是泡有寫滿咒文的紙張的水。

無須病人說明自己的病情，祭酒自然可以將之流利順暢地描述出來，病人因此大為驚異，對五斗米道的力量深信不疑。接受了這樣的心理暗示，不少病人都會痊癒，五斗米道自然也就隨之日漸興盛起來。

病人來教團時，接待的教眾會問：「您的氣色不好啊，是哪裏不舒服嗎？」

如此仔細探聽病人的症狀。不過這接待的教眾總是與病人同出同入，問完病情便會陪同病人一起前往祭

酒處拜見，其間不會單獨與人接觸，教眾所探聽的消息仿佛絕無半點傳達給他人的機會。

然而實際上，就在病人坦白自己的過錯、在三官手書上寫下姓名之時，接待的教眾就站在病人的背後，不出聲音地講述病人的症狀。祭酒根據教眾嘴形的變化，便能知道病人的情況。

「你的病……」侃侃而談，仿佛一語道破天機，其實不過是讀唇術而已。

張陵將這道術傳給兒子衡，衡又傳給兒子魯。然而張陵死後不久，張衡也匆匆離世，因此直到張魯二十歲成年之前，教團事務都由大弟子張修掌管。

五斗米道便是如此興盛於巴蜀一帶。而差不多與此同時，道教的另一支別派「太平道」則在河北、山東及中原一帶獲得了大批信徒。

太平道教祖姓張名角，祖籍巨鹿（現在的河北省），自稱大賢良師。

這太平道與五斗米道恰似孿生兄弟，給人治病時的種種做派，譬如令病人以頭觸地懺悔自己的罪過，隨後再賜符水治病等，可說是如出一轍。兩者不同的地方在於，太平道接待的教眾不是用唇語、而是以信號將病人的症狀傳達給施術者。他們傳達信號的工具是九節竹杖。譬如說手摸到竹杖上數第三節的位置，便代表患處是心臟；再用手觸摸額頭，則表示有劇痛，若是手觸下頷，則是表示隱痛。凡此種種，就如二十世紀的棒球比賽時投手與接球手之間的暗號一樣，規定得細緻入微。

讀唇形也好，讀暗號也罷，雖有不同之處，卻是異曲同工。

病人一旦病癒，便是大賢良師的功勞，由此信仰便會更深一層；若是病人死了，則是本人不夠誠心，死者家屬也只有更加虔信太平道一途。

眼見太平道自華北蔓延至中原地方，然而對於此種態勢，漢朝的地方官上報於朝廷的奏摺中卻說：「角以善道教化，為民所歸。」

如此而已。

人類的思想，若是置於同等條件之下，便會朝着同樣的方向發展。在遼闊中國的東部與西部，太平道與五斗米道在差不多同一時期裏大行其道，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。

太平道教祖張角與五斗米道教祖張陵兩人雖然同屬張姓，不過並無血緣關係。或許也有地理位置相距遙遠的緣故在內，兩者雖然同為傳道之人，相互之間卻從來沒有任何聯繫。彼此都只是僅僅聽說過對方的傳聞而已。

「潛先生，能請你去一趟巨鹿嗎？」陳潛自東方遊歷歸來的翌年，少容對他如此說道。巨鹿是太平道的本部所在。

「是，無論何處我都願欣然前往。」陳潛答道。

他本想說「只要是您的命令」，不過忍住了。

「請去拜訪一下大賢良師。」少容說。

「遵命。」

「去年的那句咒文……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，似乎又有了下文。」

「是什麼？」

「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」

「歲在甲子……天下大吉……」陳潛喃喃重複了一遍。

今年是後漢靈帝光和六年（公元一八三年），干支紀年為癸亥。

「明白了嗎？」少容溫和地問道。

「所謂甲子，是說來年吧。」

「正是啊……我聽說這句話被人寫在京城衙門的大門上。再簡略一點就是『甲子』二字……太平道信徒的家門上必然寫着這兩個字。」

「那就是說……」預言革命的詞句，大約自去年起開始流傳。到了今年，又被加上了預言革命時期的詞語。

甲子之年，便是來年，加之據說太平道信徒的家門上都貼着寫有「甲子」二字的紙，這樣看來，革命的主體乃是太平道，這一點已經昭然若揭了。

「能去一趟嗎？」少容追問道。

「沒有不去的道理。」陳潛抬起了低垂的頭。與少容的視線相交的刹那，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「這一趟不單是為了五斗米道，也是為了託付給五斗米道的幾十萬條性命……甚至可以說是為了天下萬民。」

「我明白了。」陳潛再度垂首而拜。

後漢王朝朝不保夕，天下有識之士對此都已經一目了然。今天的皇帝可以說是昏君的範本。眾宦官隨侍

左右，對政治無所關心。生為天子即可為所欲為，這便是當今皇帝的想法。

革命在所難免。

然而，又有哪個勢力能夠取代現今的政權？

區區不才，正是在下！

報上名來的便是以張角為統帥的太平道集團。

「此人能行嗎？」少容有着如此的擔心。

不過也許真會被他取了天下也未可知。無論如何，如今的政權本來就已經脆弱之極了。

若是東方的太平道取得了天下，西方的五斗米道又將何去何從？

同行即是對手，這道理盡人皆知。此即是說，五斗米道恐有遭受彈壓之虞。

事前若不尋好一條退路……

早在太平道揭竿而起之前，五斗米道便已經不遺餘力地提供支援了。沒有這樣的實際行動，五斗米道便不會有第二條退路。

然而若是做得太過露骨，萬一太平道被鎮壓下去——五斗米道也是逆賊太平道的同伙。落下這樣的口實，教團也逃不脫被殘害的命運。

做些表面文章，不可惹人注目——少容交給陳潛的任務，便是如此困難的工作。其實早在少容的說明之前，陳潛便已經意識到了此行的艱辛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便踏上旅途，邁向險峻的蜀道。

## 三

巨鹿是當年項羽大敗秦軍的古戰場，地處河北省石家莊市和邯鄲市之間，位於兩市南北聯線中間稍稍偏東的地方。

太平道的本部據點即在此處。

陳潛一報說自己是五斗米道的使節，便立即被直接引見給大賢良師張角。

「遠道而來，路上辛苦了。」張角眯起眼睛說道。

眼為心靈之窗。修煉道術之人不可被他人窺知內心，因此總是儘量不睜眼睛。

依張角的身材來看，他的臉算是比較大的類型，眼睛鼻子嘴巴都很大。因為總是刻意眯眼的緣故，看起來有些微腫的感覺。與他對視的時候，會感覺那張臉忽然靠得很近，驚愕之下定睛細看，那張臉又飄然遠離——這該是催眠術的一種吧。

原來如此，果然了得。對於修行同種道術的陳潛來說，一見便知對手道行的高低。這個張角的道行該稱之為可怕才對。

「深則不廣……」陳潛記起過世的始祖張陵的話。若想廣知天下之術，就要滿足於某種程度的「淺」，這是始祖當年的教導。眼前的張角，道術之深可以說是深不可測；然而在另一方面，他所知的領域之窄，恐怕也會讓人瞠目結舌吧。

「這種人能指揮得了革命大軍嗎？」陳潛心中生出了疑團。

「道之術，施於一人耳。」這也是載於始祖語錄中的話。

即使有了十萬信徒，那到底也是通過一對一傳道的方式積累得來的，而非一個人面對作為一個集團的十萬之眾。所謂道術，便是個人化到如此程度的技藝，這是始祖張陵的教誨。

若果如此，道術家之類的人可謂是最不適合指揮群眾的人選。然而因為來拜求自己的信徒人數眾多，難免也會生出一種虛假的信心，以為自己當真具備了那樣的能力。

陳潛在他還是少年的時候，某天曾對始祖張陵有過這樣的疑問：「和我師相處，感覺好像無底之井一般深邃，又好像長江之水一般廣闊，這是為何呢？」

陳潛自出生以來足跡未出四川，不知大海為何物，論及廣闊時只有以長江（揚子江）為喻。

張陵對於這個問題，如此答道：「大約是因為我學了浮屠教義的緣故。」

浮屠是「佛陀」一詞的漢語音譯。當時住在京城洛陽的大月氏國人都信奉佛教，不過並沒有在漢人中普及。就連佛教一詞都還沒有。雖然不清楚張陵是在何處學到的浮屠教義（佛教），但在他臨終前確實留下過如此的遺言：「浮屠教義，務必傳與少容。魯隨其母學之。」

「可惜啊……」陳潛此時更對始祖的亡故深感痛惜。始祖若然健在，應該是會成為革命領袖的吧。

然而此刻卻只有不知深淺的張角想要統率萬民。

雖然心中生了疑慮，陳潛還是以使節的口吻說道：「我五斗米道，同為以道術救萬民於水火的教團，願在太平道義舉之時，竭盡所能傾力相助……」

「哦，這樣嗎……原來如此。哈哈，哈哈……」張角短笑了兩聲，「其實，我已經遣使去巴商談此事了。」

「這是哪日的事？」陳潛急忙問。

「使節是三天前動的身。」

「三天前啊……」萬幸萬幸，陳潛暗舒了一口氣。同樣是協力，受邀起事與搶先表態，在事後論功行賞之時會有天壤之別。使節若是三天前動身的話，此刻最多應該剛到洛陽而已。如此一來，就是五斗米道自發擁護太平道的謀反了。

「事關重大，請千萬嚴守機密。」陳潛道。

「那是當然。」張角微微一點頭。就在此時，那雙眯着的眼睛大睜了開來。那是一雙大眼，也就是俗稱的環眼。陳潛立即集中全部精神，向那眼中望去。——傲岸之色。始祖張陵最厭惡、最忌諱的神色，在張角眼中一閃而過。

下一瞬間，張角又閉上了眼睛。此人平日裏喜怒不形於色，卻在閉上眼睛之後，很難得地顯出眉飛色舞的表情。

#### 四

且來介紹時代背景——

來年即為甲子的光和六年，也就是公元一八三年。西方的羅馬帝國皇帝馬可·奧勒利烏斯·安東尼就在這一年駕崩，羅馬帝國正開始步上衰微之路。

在日本，此時正是彌生時代末期，古墳時代初期。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向中國派遣使節，是五十六年之後的事。

在中國，則是後漢王朝十一代皇帝靈帝執政。

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。漢朝是出身低賤的高祖劉邦與項羽相爭取得天下之後建立的王朝。漢朝持續了大約兩百年，其後雖被王莽篡位，最終又由劉秀奪還，史稱後漢，又延續了兩百年。

前後漢合計四百年，此株巨樹枝幹腐朽、頹頹將傾之時，便是此刻的時代。

靈帝十二歲即位，至今已經過了十五年。

後漢的歷代皇帝，除了最初的三代之外，剩下的全都是不滿十歲即位。殤帝即位時尚是剛出生的嬰孩，沖帝即位時只有兩歲，質帝也不過八歲即位。靈帝的父親桓帝十五歲即位，已經是三代之後最年長的紀錄了。

幼帝即位，必然需要其母輔佐。這些女性因為都是封建時代的女性，對於政治並不熟悉，遇事自然要找親近之人商議。最親近的人不用說就是她們的家人，這樣一來，外戚也就掌握了實權。

次一層親近的則是隨侍左右的宦官。內宮的雜役，任用喪失男性機能的宦官比較安全。能與皇室之女自由交談的男性，也只有這些宦官。不過，也許本來這些人就不該稱之為男性。如此一來，宦官也就在後漢的宮廷裏形成了巨大的勢力。

隨着皇帝的更迭，皇后與皇太后也隨之變換，外戚的權勢自然也不會長久，反倒是宦官的勢力愈發盤根錯節，難以撼動。

對於此種局面，依照學識與才幹登用的官僚們當然會生出巨大不滿。他們稱自己為「清流」，將宦官們蔑稱為「濁流」。清流伺機想要剷除濁流，然而計劃被圍擁天子的宦官們得知，反遭鎮壓。這便是「黨錮之獄」。宦官以官僚結黨為由，將無數清流投獄處斬。

稍有一點骨氣的人都被投入監牢。與百姓直接接觸的地方官之中，只剩下了向中央的宦官行賄、以求個人發跡的無恥之徒。這些人到了地方上，自然只知道壓榨百姓這一件事。

百姓被敲骨吸髓，生活苦不堪言。為了逃避現世的苦難，加入太平道之類的團體尋求庇護的人激增。事態不止如此而已。

百姓惶惶不可終日。

去年二月，全國疫病橫行。

夏季大旱，五月永樂太后宮殿失火。此前一年宮中也曾失火，之前還落過大如雞蛋的冰雹。

又有傳言說洛陽某女子生出了兩頭四臂的嬰兒。

「不祥之兆。」易者如是說。

本來改元光和的那一年，便是地震不斷，宮廷裏有雌雞化雄之事，怪異至極。當年五月，有白衣人入德陽殿，追趕時忽然不見。六月朔，黑氣十餘丈，飛入溫雄殿中。秋七月，有虹現於玉堂……

這一年夏季也是大旱，然而卻又有黃河於金城附近決堤，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的慘事。

在中國，這類自然現象一直被視為上天對於惡政的批判。

然而靈帝只知尋歡作樂。

他喜歡遊園會，命宮女於後宮仿造市肆，自己扮作商賈飲酒作樂。

他似乎很希望自己成為商人，仿造市肆之外，又開設「賣官店」，賣官鬻爵。二千石俸祿的職位兩千萬錢，四百石的職位四百萬錢，此為一般行情，不過也隨買主的身份不同而有調整。身份低的人要買高級的官

職，就需要支付高於一般行情以上的價格。靈帝熱衷於經商，據說這個賣官店還可以賒賬。

還有給狗戴上官員身份象徵的帽冠綬帶。

這有什麼稀奇的。皇帝身邊本來不盡是狗一樣的傢伙嗎。相比起來還是戴帽子的狗看着讓人舒服點。如此唾罵的大有人在。

## 五

之後，陳潛便留在巨鹿的太平道本部，負責與五斗米道的聯絡。

太平道內部的舉事準備有條不紊地進行着。

張角組成三十六方。方是軍事單位，大方兵力萬餘人，小方兵力六七千人。方的指揮者稱為渠帥。

陳潛參觀過他們的練兵。

「依您看，這樣子能打贏官兵嗎？我是覺得純粹走走過場而已。」大賢良師給客人身份的陳潛安排了一個名叫唐周的年輕人。就是這個唐周，壓低了聲音這樣問。看起來，即使在太平道內部，他好像也是屬於異議分子。

「沒關係，官兵如何訓練我略有所知，可能還不如這個。」陳潛嘴上說着，心中卻想：「太平道中收容了各類異己，凝聚力大有問題。」

他將自己的判斷以暗號形式送往少容處。自從在太平道本部做客以來，他所送出的此類報告，基本上都是否定的內容。

以客人的身份，本不可能了解到本部首腦的動向，然而這些機密卻可以從唐周處獲悉。嚴守機密這一革命的最基本原則，在這裏似乎都無法得到遵守。

「大賢良師打算收買宮中的宦官，依您看，舉事的時候，宦官能派上用處嗎？」唐周將這一等一的大機密，就這樣若無其事地告訴了陳潛。

「皇帝只能從宦官處得知外界動向。即使太平道舉事，只要宦官不上報，就做不了軍隊的動員。此乃妙策。」陳潛答道。

「是嗎……」唐周似乎有些不服，「唔，計策或許不錯，用人大有問題。」

「用的什麼人？」

「是那個馬元義啣……」唐周從鼻子裏哼了一聲。

「不能笑……」陳潛假咳了一聲，掩飾自己想笑的表情。

有傳言說，唐周中意的女子，被馬元義納為自己的妾了。看來傳言是真的。

「我覺得馬元義倒也不錯啊。」雖然對這個人物所知不多，陳潛故意這樣說給唐周聽。

「什麼呀，你那是只知其表，不知其心。這傢伙心狠手辣、卑鄙無恥……」唐周的話卡住了。他對馬元義痛恨至極，以至於都找不出合適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痛恨。這種痛恨非比尋常。

唐周與馬元義之間的此種深仇大恨，就連太平道的教義和組織都無法消除。或許應該說，他們的組織會因這種仇恨而分崩離析吧。

越來越糟糕了。陳潛在消息中着力突出形勢的險峻，要五斗米道有所警醒。

之後，他與唐周一起前往北方去幽州辦事，途中經過涿縣。

此時秋意融融，天氣尚暖。

趁着飲馬歇腳的時候，陳潛和唐周想去不遠處的亭子裏小憩，然而走近了看，卻見裏面已經有人了。那幾位似乎都已經躺下，亭外只聞其聲，不見其人。

兩人轉身要走，卻又不約而同停下了腳步。

亭中傳來的對話引起了兩人的興趣。

「豈不是生逢其時嗎……」聽到這鏗鏘有力的聲音，陳潛和唐周首先都以為那人說的是反話，不過接下來的話讓他們明白了這句話的弦外之音，兩個人不禁都站住了。

「正因為有這亂世，赤手空拳也能出人頭地。若是太平盛世，哪裏又有我們豪傑施展拳腳的地方……唔，天下大亂之時，正是我們大展身手之日。」

「天下大亂，匹夫也能稱王成侯。想那高祖，放在平日，也不過一介無賴……聽說天下將亂，俺高興得很，高興得很。」

「可是，赤手空拳終究不是辦法，首先還是要依附某個勢力謀取功名，然後才能一飛衝天吧。」

「依附於誰，這可是個大事。開個好頭可比什麼都重要。」

「這是要三思而後行。」

「按理說應該投奔朝廷。」

「朝廷朝不保夕啊。」



「噓，噤聲。」

「沒關係。這事誰都知道的吧。」

「也是。糞土之牆不可壘。朝廷見鬼去吧。」剛才提醒小聲的那個人又大罵起朝廷來。

「如此說來，太平道如何……聽說那幫人正在勤練兵馬。」

「若是去毛遂自薦，也能當上員大將吧。」

「這想得有點兒太美了吧。我聽說太平道三十六萬人，全都任命了渠帥。不管咱們怎麼英雄，也沒多餘的位子給咱們了吧。」

「唔，而且好像不是太平道的信徒就升不到高位。」

「是吧，太平道還是算了。反正他們取不了天下。」

「這是為何？」

「不是你說的嗎？不是信徒就不會起用。心胸如此狹隘，如何能取天下？」

「不錯。一百人中太平道的信徒不過幾個，對剩下的九十幾個置之不理，這可不行。」

「那，去哪兒？」

亭子裏一直都是兩個人高聲談話，不過此時又傳來一個新聲音。裏面原來還有一人。

「太平道一旦舉事，各地必定招募兵勇。這是個好機會……借着與太平道作戰之機展示武勇的軍團，此後便能逐鹿天下。讓我們冷靜地想一想。有誰最能奮不顧身討伐太平道？」

「願聞其詳。」

「太平道也在覬覦天下，必然要向洛陽進軍。能從背後襲擊的人……明白了麼，幽州刺史。」新加入的這個聲音，最為沉着冷靜。

刺史乃是一州的長官。

漢代行政區劃中，最大的是州，其下設郡，縣又在郡之下。州的長官是為刺史，郡的長官是為太守，縣的長官則是縣令。

「幽州刺史是劉焉……這是個人物嗎？」

「據說是個了不起的人物……不過更要緊的是有地利之便。」沉靜的聲音繼續道，「其實我也有些猶豫。遊學洛陽時，我曾拜前議郎盧植為師，此人剛直不阿，但有緩急，必然受重用。我本想以此為求取功名之道，但是仔細思量，盧植先生未必一定能被登用為討逆的總帥。天下既亂，良禽擇木而棲，不必死守一家……所以首先還是選擇坐擁地利之便的幽州刺史為上。既然身為此地的刺史，戰事一開，不戰也不行……」

「唔，原來如此，原來如此。」其中一個聲音洪亮的人不禁歎服，另一個則性急地說：「到那時候可別忘了推薦咱家兄弟。」

「那是當然。一個人勢單力孤，還是三人聯手力量更強。適才聽了二位的交談，我深感與二位相見恨晚，很想與二位攜手同行。不過，還沒請教二位的姓名。」

聽起來這三人似乎也只是萍水相逢而已。

「某乃張飛，字翼德。」性急的聲音報上自己的名字，人也站了起來。是個身高九尺開外（當時的尺相當於今天的二十三厘米，差不多一百八十厘米左右）的年輕人。

陳潛和唐周趕忙躲進樹叢裏。

講談本的《三國志》中形容此時的張飛滿臉絡腮鬍鬚，狀若猛虎。其實此時張飛不過十七八歲，不可能生出那樣的鬍鬚。

「我是關羽，字雲長。」另一個男人也站起身來。年紀大約二十出頭，已經生出了堂堂的鬍鬚。「我的名字報晚了，」沉靜聲音的主人最後一個站起來，「在下姓劉名備，字玄德。看來我最年長，今年二十有三……」

## 六

這些當然都不過是涉世未深的年輕人好高騖遠的誇誇其談而已。

然而唐周聽了他們的交談，依然大受震撼。

太平道的造反計劃似乎已經無人不知了，非但如此，人們似乎都認定起義不會成功。

即使是關於張角的軍事動員——百人之中，太平道的信徒不過幾人而已。此話固然刺耳，然而遺憾的是，說的乃是事實。

結束了北上之旅返回巨鹿之後，陳潛眼看着唐周變得落落寡歡，少言寡語。從表面上看，此種變化可以說是變慎重了。

唐周變得慎重了——根據此種評價，他被賦予了重大的任務。那便是派他去做收買宦官的最後工作。

與太平道教團接觸的宦官有封諤和徐奉二人。即使是改朝換代，宦官總不可或缺。太平道允諾，當是之

時，必然會將二人加以重用。當然，不單是允諾，同時也用了大量的金銀財寶打點。

收買宦官的目的，是為了在造反的時候麻痺宮廷，儘可能拖延朝廷調兵遣將的時間。唐周便被派去確定具體的事宜。

過了新年即是光和七年。十二月，年號改為中平元年。這一年正是甲子之年。

張角諸人定下的舉旗之日是在甲子之年的甲子之日，也就是這一年的三月五日。

起義的重鎮是為鄴城。太平道計劃在此集結兵力，由渠帥馬元義統領軍隊。

鄴城地處河北省與河南省的交界，春秋時期曾是齊國的都城，後來又做過魏王朝的都城，是一處軍事要地。

「有點兒奇怪……」唐周的態度讓陳潛心生疑惑，他知道唐周情緒變化的來龍去脈。顯然這個人是失去了必勝的信心。

「若是建立了太平道的張家王朝，反軍總帥馬元義可就是三公之首、開國元勳了。」陳潛如此對唐周說。當然，這是為了試探他的反應。

唐周臉上顯出詭異的笑容。

此前但凡有人提及馬元義，唐周都會變得情緒激動，然而這一次卻並未如此。

「那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吧。」唐周的語氣很是肯定。若不是心中暗藏某種自信，聽到馬元義的名字，他絕不會如此冷靜。

「如此說來……」陳潛自唐周的話中聽出些許弦外之音。當晚他便給少容寫去密信——張角一黨舉事必敗，我家教團，不可與其有任何瓜葛。

如此斷言。陳潛確信，唐周必定是在籌劃某事，企圖妨礙此次謀反。

如其所料。唐周一到洛陽，並未按原定計劃與兩個宦官會面，而是徑直向朝廷上書——太平道圖謀造反，指揮者馬元義。

此時馬元義正在趕往京城，想要實地考察佔領都城的計劃。唐周的上書中當然也寫明了馬元義潛伏的場所。這正是一月將近之時。雖然是按舊曆計算的日期，天氣依然還是寒氣逼人。

「十萬火急！急報、急報！」有人連聲疾呼，緊貼馬背一路疾馳，直奔往太平道教團本部。這是自洛陽快馬加鞭趕來的信徒，前來報告馬元義被捕的消息。

正是分秒必爭之時。

另一邊的朝廷也正向各地發出急令，命各處盡速緝拿太平道叛黨。

原先密謀的三月五日發兵起義，現在看來必須立刻行動了。萬幸的是，三十六方大軍已經動員了八成。

「紮黃巾！」張角向全體信徒下令。

太平道的士兵以黃巾裹頭區分敵我。後漢初年的動亂時期，叛軍也曾將眉毛染為紅色以作標記，人稱赤眉軍，或曰赤眉賊。

太平道的反軍也因此被稱為黃巾軍，或是黃巾賊。

「衝啊！殺啊！」三十六方的渠帥在馬背上揮舞手臂，放聲高呼。

事到如今也不必再指示叛軍的襲擊目標了，各地的官衙便是。這裏聚集的都是盤剝百姓、為惡鄉里的貪官污吏。黃巾軍燒掠了各地的衙門。

「衝啊！殺啊！」州刺史、郡太守、縣令。——官衙的長官格殺勿論。事先就有這樣的指示。

大賢良師張角自稱「天公將軍」。張角有兩個弟弟，二弟張寶稱「地公將軍」，三弟張梁稱「人公將軍」。

各地的信徒蜂擁而起。自河北平原至河南一帶，燒掠官衙的黑煙直衝雲霄，殺戮差吏的鮮血直濺牆壁。

慌亂的馬蹄聲傳向四面八方。哪裏響起吶喊聲，那聲音便會乘風而散，惹出無數人的瘋狂。

「到底還是變成這樣了……」陳潛自語道。

倒不如說，終於鬆了一口氣。

在此之前，常因天下將亂之兆憂煩，夜間也時時為夢魘所擾。此刻夢魘終於成為現實，成為抬眼可見、側耳可聞的東西。然而無論如何，至少終於可以回歸到觸手可及的世界了。

## 七

洛陽有兩個大集市。唐代時是南北兩市，而在後漢時候則是東西兩市。因為西市大於東市，一般稱西市為大市。當時只允許在這兩個「市」進行買賣交易。而集市除了交易功能之外，又因為匯集了很多人，處處可見戲園班台，頗有一股鬧市的氛圍。

集市還有一個用途，便是充作刑場。處刑，有所謂懲前毖後的意味在內。為了擴大警示的效果，自然需要讓儘可能多的人看到。因此，人流密集的集市就成了處刑的首選之地。

因唐周的告密而被捕的馬元義，於二月中旬在西市被處以「車裂」之刑。

這是一種很少使用的殘忍刑罰，因此刑場附近聚集了無數看熱鬧的人。人類會以如此的殘酷為樂，也許

是因為內心深處都潛藏着某種魔性吧。

車裂之刑需要兩輛車，每輛車由兩匹馬來拉。馬元義的雙手雙腳，分別捆在兩輛車的車輪上。依照行刑官的指令，兩輛車的馭手一齊揮鞭策馬。於是犯人的身體便會活生生扯裂開來。

此等酷刑向來只被用於謀反一類大逆不道的罪行上。連行刑者也極不習慣。

據說最難的是無人願意當馭手，因為無論是誰對此都心懷恐懼。於是只有臨時僱用奉終里的人。「奉終」二字恰如字面所示，是關乎人生終結，也即殯儀葬禮的事務。所謂奉終里，便是以操辦葬禮為生的人聚居之處，地處西市以北。順便交代一下，西市的南邊是調音里和樂律里，那是琴師和樂師的聚居區。

圍觀的人太多，讓臨時僱用的馭手心生緊張。若是兩輛馬車不能同時起步，便無法順利將人分屍，那豈不是辜負了圍觀眾人的期望？

右邊馬車的馭手好像是個老手。他的嘴裏大喊着「吁……」將馬鞭高高揚起，如是三次，隨即一聲怪叫，將鞭子抽打在馬身上。因為已經做了三次，左邊馬車的馭手好像也找準了步調，所以也「嘿——呀」地應了一聲，兩人幾乎同時抽下馬鞭。馬車頓時向左右兩邊飛奔而出。在那一剎那，大部分的圍觀者都閉緊了雙眼。

綁在兩車輪之間的血肉之軀，被馬車輕而易舉地撕裂開來。——並沒有噴出多少鮮血，流在地上也很快就被西市的大地上乾燥的黃土吸收了。

眾人屏息靜氣。

雖然有上萬人集聚在此，然而在這一剎那，所有人的大腦都變成一片空白了吧。

就在此時——仿佛是要填補眾人那一種精神上的空白一般，不知何處響起了歌聲——

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。

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

待眾人回過神來的時候，歌聲已經結束了。

關於這歌聲，有人說是數百人的合唱，也有人說是幾千人的大合唱，還有人主張說只有幾個人的聲音。朝廷的官差在附近四處盤查，但沒人能確定聲音到底來自哪個方向。有人甚至信誓旦旦地說，歌聲好像來自天上。

眾人散去了。是覺得這種地方不可久留吧。

「唱歌的人，不是你吧？」身後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。唐周不由得回過頭去。

「啊，你……」唐周看到了陳潛的身影。

「沒想到馬元義竟然落得如此淒慘的下場啊。」陳潛說道。

唐周的臉色頓時變得慘白，雙唇發顫。

「我，我不知道！」不等話說完，便一溜煙地跑掉了。

陳潛並未打算追上去。他在思考刑場上響起的歌聲。聽上去足有百餘人的合唱，聲音中卻有着此前從來未曾聽過的純淨。若是沒有一顆純淨的靈魂，絕不可能發出那樣的声音。

毫無疑問，那歌出自太平道的信徒。然而陳潛在巨鹿的太平道本部逗留了半年之久，卻從未見過一顆純淨的靈魂——包括大賢良師張角本人在內。卻在這裏遇到了。巨鹿本部早已混濁之極，容不下半點純淨。然

而即使不能見容於本部，卻依然孕育在田野山林之中。

「鼓舞人心啊。」陳潛想。

若是沒有來到這個刑場的話，自己大約就會抱着一顆空虛的心回去了吧。

比馬元義慘不忍睹的屍首更強有力的東西，深深銘刻在他的心中。

「那就是反賊的下場啊。」兩個人迎面，陳潛聽到其中一個這樣說。

「太可怕了。」他的同伴用顫抖的聲音回答道。

「這樣就不會再有人謀反了吧。」

「是啊……」

「是啊。畢竟，死得那麼慘，誰都……」陳潛停住腳步，讓兩個人走過去。他們的對話中也有某種純淨的東西，喚起了陳潛心中的感動。

仔細想來，這只是最平凡不過的愚民之聲罷了——然而正是在這樣的聲音裏，才會有照映人心的東西。

「難道說，這就是傳說中的浮屠教義嗎……」不知怎的，陳潛心中生出這樣的感覺。

## 八

三月，何進任大將軍，率軍討伐黃巾軍。

何進本是屠戶出身，因為妹妹當了皇后而受提拔。

難得連漢靈帝也意識到了事態的嚴重，召集群臣商議對策。

北地太守皇甫嵩進言——當解黨錮之禁，取中藏庫銀，充西園廄舍之馬以為軍用。他的意思是說，要釋放關入監獄的清流人士，取出皇帝存下的中藏庫銀，還要把為了皇帝尋歡作樂圈養的牧場之馬充作軍馬。即使是這樣的進言，皇上自己也無法定奪，於是問身邊的中常侍（宦官）呂強道：「你覺得皇甫嵩的意思如何？」

「陛下當從此言。先誅左右貪濁者，大赦黨人。」（《後漢書·宦者列傳》）呂強答道。宦官之中，也有如此高潔之士。

因許多有氣節的人都被關在獄裏，所以必須首先釋放並且重加任用。在此之前，又有肅清貪官污吏——主要是宦官——的主張。因此進言，許多清流重獲自由，同時也有畏懼清洗的宦官紛紛請求離職。

然而也是因為這個緣故，呂強遭受宦官怨恨，受到許多無端的譏謗和傳訊。

「吾死，亂起矣。丈夫欲盡忠國家，豈能對獄吏乎！」（《後漢書·宦者列傳》）說完這番話，呂強自盡身亡。這是後話了。

黃巾軍除在巨鹿、廣宗以及洛陽北部舉兵之外，還在南方的潁川舉兵。

朝廷起用盧植擔任北中郎將，征討北方的張角；任命皇甫嵩為左中郎將，朱儁為右中郎，討伐南方潁川的黃巾軍。

「若是五斗米道在西面的巴蜀舉兵……」陳潛想。

太平道的張角當然希望如此，所以才會派遣使節前往五斗米道，卻與陳潛走了兩岔，沒能遇見。不可響應。——大約是因為陳潛提出了這樣的報告，五斗米道並未舉兵。

但這樣一來，陳潛也無法在黃巾軍中久留。

「為何五斗米道還不舉兵？」張角如此責問過陳潛。

於是他逃離黃巾軍，自洛陽出發，一路向南。這一次回四川，他想走水路。

沿洛陽南下，便接近了潁川的戰場。

據說潁川的黃巾軍由張角的弟弟「地公將軍」張寶和「人公將軍」張梁指揮，勢力相當龐大。戰場附近的盤查異常嚴格。

陳潛打算偽裝成從四川來洛陽學習《易經》的學生。他被官兵盤問過多次，一直沒有引起懷疑，每次都能順利通過。這也可能是他的四川口音幫了大忙。因為一提起黃巾軍，大家都覺得應該是幽州或是邯鄲一帶的口音。

在嵩山腳下接受盤查的時候，陳潛被帶到了中軍帳。一位模樣精悍的將軍盤腿坐在熊皮毯上，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着陳潛。

「聽說你在學習《易經》？」聲音低沉乾啞。

「是。」陳潛低頭答道。

「蹇之利？」將軍問。

「在西南。」陳潛即刻回答。他暗自舒了一口氣，心中想，幸虧自己對《易經》略知一二。「蹇」卦的卦辭是「利西南，不利東北」。他謊稱自己為學《易經》而去的洛陽，若是回答不出這種問題，一下子就要露餡了。

「話雖如此，這位將軍似乎也是學識淵博啊。」陳潛驚歎不已。

「會相面嗎？」

「不太有把握。」

「其他的呢？」

「筆相的話……」

五斗米道的始祖張陵曾教過陳潛看筆相。患者寫「三官手書」之時，可以由其筆跡推測對方的性格。

「好，那就來占占我的筆相。」將軍命侍從備好筆紙，拿起毛筆，蘸滿墨水，一氣寫下自己的官職和姓名——騎都尉曹操字孟德。

非常漂亮的筆跡。

騎都尉相當於近衛騎兵師團長，俸祿兩千石的官職，幾乎與中郎將平起平坐。

「怎麼了？」因為陳潛始終沉默不語，曹操催促了一聲。

「將軍的筆跡甚是精彩，看得入迷，忘記了占筆相。」這倒也不全是恭維之詞。

「不好嗎？」依然是乾啞的聲音在問。

「不……此可謂剛毅果敢……」陳潛心中暗自警惕，他看出該筆跡有一種非凡之相。陳潛對看筆相雖然還不是很熟練，卻也能感覺到筆跡之中不知何處蘊涵着兇險之相。可是，這不能實話實說。

「不必掩飾，但說無妨。」曹操第一次露出笑臉。

「小人……還沒有掌握筆相的深蘊。」陳潛垂首而告。

「好吧，那就讓我來告訴你，」曹操把盤着的腿向前伸直，「此乃治世之能臣、亂世之奸雄的相……汝南的許子將先生說的，不會有錯。」曹操挺起胸膛，然而一雙眼睛依舊緊盯着陳潛。

許子將本名許劭，是當時最富聲望的人物評論家。每月一日所作的人物品評，備受世人矚目。在那個沒有大眾傳媒的時代，他的人物品評極具權威。世人稱讚他的評論為汝南（許子將的住所）月旦（每個月的一號）評。將品評稱為「月旦」，便是由來於此。

不過，稱曹操為治世之能臣、亂世之奸雄，究竟是褒是貶，外人不得而知。但對於這一月旦，曹操相當滿意，總是引以為傲。

「如今天下將有亂世之虞。如此說來，我到底還是個奸雄啊。」曹操聳聳肩，視線還是沒有離開陳潛。

無比的孩子氣。其中卻藏着深思熟慮。

「筆跡也是如此。筆法雖然奔放，一筆一畫卻早有合理安排。」這位曹姓將軍讓陳潛印象深刻。這一年，曹操二十九歲。

《三國志》中最大的政權——「魏」的領袖。廢漢獻帝自立的曹不是他的兒子，不過這時候曹丕尚未出生。南方孫吳政權的統帥是孫堅，小曹操一歲，今年二十八歲，此時正作為討伐黃巾軍的大將，向江蘇北部的下邳進軍。其子孫策年方九歲，孫權只有兩歲。

劉備、關羽這些後來建立西方蜀漢政權的一派，也在摩拳擦掌，尋找有力的後盾。這在前文已交代過了。《三國志》前期出場的英雄們，以二十九歲的曹操為首，黃巾起義時幾乎都是二十幾歲的青年。

《三國志》後期的英雄們又如何？

諸葛孔明時年三歲。最後在五丈原與他對峙的魏國司馬仲達時年五歲。有美男子之稱的吳國英雄周瑜，時年九歲。後漢的末代皇帝漢獻帝與諸葛孔明同齡，此時只有三歲，正在洛陽的宮殿中由宮女和宦官服侍。

## 九

如此行走於戰場之間，花費了許多時日才抵達長江口岸。而沿長江去巴又是逆流，行進更加遲緩。

陳潛沿途聽到各種情報。事後經過核對，意外地發現這些情報居然都準確無誤。

汝南的黃巾軍打敗了郡太守趙謙。

潁川的黃巾軍渠帥波才打敗了朱雋率領的軍隊。皇甫嵩向長社縣進軍，但這支軍隊也被波才的人馬包圍。南陽的黃巾軍渠帥張曼成殺了郡太守褚貢。

「曹操明明就在潁川附近，為何不去解救被包圍的朱雋、皇甫嵩？」一開始陳潛甚感不解，不過一想到曹操的面容，他便明白了曹操的打算。無論是從其孩童稚氣的一面，還是從其深謀遠慮的一面考慮，曹操都是想選擇最佳的歷史時機，颯爽登場。

陳潛到巴，已是七月末。

回到五斗米道教團的本部之後，他聽說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。教團的代理教主張修響應東方的黃巾軍起兵造反。

「我寫得那麼明確……」陳潛生平第一次對少容露出強烈不滿的神情。

「那是張修自作主張。」少容的臉上顯出為難的神色，然而語氣中卻顯得毫不在意。

「世人豈能聽信此言？誰都知道他是五斗米道的代表人物。」

「魯兒已經二十歲了。今年六月通知了全教團，他已經是本教正式的教主了。」

「啊……」陳潛不知道這件事。六月的時候，他還在長江沿岸等船。

「張修因為不能再領導教團，心生不服，於是率眾造反……世人不也是如此理解的嗎？」少容的語氣仿佛是在教誨一般。

陳潛垂下了頭：「無法望其項背啊，這個人。」

曾任代理教主的張修年近四十，向來對少容言聽計從，也很仰慕少容。他總是以身為少容的忠實部下為豪。從這一點上說，此人可以說是陳潛的勁敵。這樣的張修，即使說少容的兒子將要繼承教團，他也不可能反出教團。反出教團一定是少容的指示。

根據陳潛從東部送來的密信，少容知道太平道造反失敗的可能性很大。然而在她看來，陳潛還太年輕。他能否真正全盤着眼、把握大局，少容還是放心不下。

況且退一步說，太平道也派來了請求協助的密使。萬一太平道真的奪取了天下又該如何是好？事先不做這一手準備萬萬不行。

少容向張修說明原委，勸他將教主之位讓給張魯，自己反出教團——不，一定是命令他這麼做的。

後漢末年的兩支道教旁系，太平道因黃巾舉兵而遭滅頂之災。五斗米道卻得以倖存下來，繼續成為中國勞苦大眾靈魂的寄託和歸宿，直到佛教在中華大地興盛開來為止。

或許少容考慮的不單是五斗米道的前途，她更在考慮道教的將來吧——啊不，她也許是為了那些無依無

靠的勞苦大眾而憂慮。

### 作者曰：

在中國的史書中登場的女性，都記為某人之女、某人之妻。姓名不詳的情況比比皆是。

就連五斗米道的張衡之妻，也只是被記為「張魯之母」，未曾記載過名字。這裏的「少容」是筆者起的名字。

《三國志·蜀書》中，關於此人，有如下記述：又有少容。所以起了這個名字。

少容是「容貌年輕」之意。是說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。

《後漢書》中則記載着：沛人張魯，母有姿色。（《劉焉傳》）

其人容貌之美大約非同尋常吧。

關於「少容」一詞，也有人說——通曉返老還童仙術之人。

曹操之子曹植的文章中也有以少容一詞表達「返老還童」之意的語句。

《三國演義》因為其中諸多異能奇才之士的描寫而增色不少，但卻未將張魯之母納入其中。這該說是故事作者有失偏頗之處嗎？



## 月氏美女

一

「真好像置身異國他鄉啊……」陳潛步入白馬寺，仰望九層高塔，心中讚歎。

當時佛教尚未在漢族地區普及。即使是在都城洛陽唯一的這座佛教寺院也並非傳教的場所，而只是定居洛陽的月氏國人潛心修行的地方。

月氏一族本來居住在甘肅西部，由於匈奴的侵略所迫，西遷至現在的阿富汗一帶。因為地理位置距離天竺（印度）很近，大多數居民都信奉佛教。即使來到中國的都城，他們仍然虔誠地堅守着信仰。

白馬寺是後漢第二代皇帝明帝所建，有着超過百年的悠久歷史。雖然漢族信徒也不是完全沒有，但數量仍是少之又少。經常出入寺院的大多數還是月氏族人。

有關月氏族的傳說，歷來眾說紛紜。據說曾有一位名為支謙的月氏族僧侶出仕於吳國孫權，他生了一雙黃色瞳仁，似乎有波斯血統。至少他的容貌和漢族不同。

從九層塔開始，整個寺院到處散發着異國的氣息。

陳潛再一次環視四周，心中暗自疑惑：「為什麼那時沒有注意？」

這裏的「那時」，指的是三年前。

由於唐周的告密，太平道的骨幹馬元義被捕，於西市慘遭車裂之刑。而西市就在距白馬寺不遠的地方。陳潛去看了行刑，但對於白馬寺這些與眾不同的寺院群落，完全沒有任何印象。

「原來如此……少容說的就是這裏。」陳潛終於理清了頭緒。

他自幼被巴（重慶）的五斗米道教祖收養。五斗米道現在的教主是比陳潛小一歲的張魯，今年二十三歲。因為張魯還太年輕，母親少容掌管教內一切大小事務。

少容雖然已年近四十，但看上去卻只有二十出頭，甚是令人不可思議。她不但樣子年輕，容貌也是超凡脫俗。美麗高貴之外，更有一種讓人心思靜謐、素雅純淨的氣質。陳潛便是由這位少容養育成人的。她就如陳潛的母親一般。然而作為一個男人，陳潛還是能感覺到少容身上的女性魅力。每當被這種魅力深深吸引時，他都會苦惱不已。這種苦惱日積月累，慢慢地變成了一種難以排解的精神負擔。

我想請你再去一次東方。這次可能要兩三年吧。——少容這樣說的時候，陳潛反倒覺得輕鬆了許多。

後漢末年，佛教才剛剛傳入中土，所以那時道教是唯一可以安撫民心的宗教。然而隨着黃巾起義的失敗，最大的道教團體太平道也土崩瓦解了。

五斗米道的責任越來越重了。我們最大的任務，就是無論如何都要生存下去。一定要仔細考慮能夠生存下去的方法。為了這個目的，不能不了解當今天下的大勢。——對於為何將陳潛派到東方，也就是政治與文

化的中心所在，少容如此解釋。

我們只能看到自己周圍的情況。一旦陷入困境，便只能看見自己眼前的一點利益。看見自己腳邊有蛇，就想向後面逃，但卻不知道後面還有老虎在等着。如果能看到後面的話，就不會向後逃了，肯定會逃向旁邊的吧……哪裏有蛇，哪裏有虎，走哪條路才能順利逃出去，這就是我想請你調查的東西。——少容只說了上面這些話。對於陳潛來說，這些已經足夠了。

到了洛陽，拿這封信去拜訪白馬寺的支英。——具體的指示只有這一句。信雖然沒有封上，但陳潛卻無法讀懂，因為都是橫寫的天竺文字。也直到這時候他才知道，原來少容能寫天竺文字。

陳潛帶着信來到白馬寺。來到寺內石板路的十字道口，帶路的年輕僧侶指着左側的小道，以怪異的口音說：「施主這邊請。」異國風情，相當鮮明。

三年前路過白馬寺的時候，陳潛還沒有注意到如此濃郁的異域風情。可能是因為那時候馬元義被處極刑，陳潛自己也身處在這一可以稱之為「旋渦」的事件中，只顧着眼前的兇險吧。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少容所說的話。

陳潛的腦海裏，忽地浮現出少容的身影。他不禁垂下了頭。塔影依依，倒映在不斷向前延伸的石板道上，然而那塔影盡頭處，忽地顯現出尖銳的形狀。這讓陳潛不禁打了個寒戰。因為塔頂變細了，影子當然也跟着尖銳起來。但在陳潛的眼中，卻仿佛感覺那影子像是閃着寒光的利刃。

前面引路的小僧赤腳穿着木屐。每走一步，打在石板路上的木屐都會發出咔嚓咔嚓的響聲。陳潛意識到耳中的足音，終於回過神來。這聲音仿佛是在告訴他，此刻他正在白馬寺中，即將拜訪支英。

## 二

古城洛陽至今依然保存着白馬寺的遺跡。

據《洛陽伽藍記》記載，白馬寺坐落在西陽門外三里御道的南面。這裏的西陽門，即是指漢代的雍門，魏晉時改稱為西陽門。當年白馬寺位於洛陽西郊，但現今的遺址卻在洛陽市郊的東北。這並非是白馬寺移動了位置，而是洛陽城區發生了變遷。隋朝時候煬帝在白馬寺西南十公里處建造了新都，現在的洛陽市即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也就是說，新舊洛陽是隔着白馬寺建造起來的。

傳說後漢明帝某天晚上夢見一個金色神人，身披萬丈光芒，御空而行，最後慢慢落在大殿之前。據說他夢見的神人身高一丈六尺，應該是個相當清晰的夢。

第二天，明帝命人解夢，得知此神可能是西方的胡神，於是遣使去求胡神之法，也就是佛法。使節蔡愔攜同攝摩騰、竺法藍兩位天竺僧人一起回到京都洛陽，並用白馬馱回《四十二章經》和釋伽的佛像。於是明帝下令建造白馬寺，這是後漢永平十年（公元六十七年）的事。

相傳這是佛教首次傳入中土，不過實際上西域的佛教信徒在這之前就與中國有所往來，所以非正式的傳入應該會更早些。但即使是在佛教正式傳入一百二十多年後，也就是靈帝中平年間的時候，信奉佛教的依然只有來自西域的月氏國人。直到後漢末年，由於三國的戰亂，佛教才在漢族中逐漸興盛起來。大約只有身處亂世之中，人們才會熱衷於宗教信仰吧。

陳潛一步重似一步，仿佛要將腳下的石板踏碎。不過他穿的並非木屐，而是鞣皮製成的鞋子，沒有什麼響聲。

陳潛是五斗米道領導層的人物。當然，此刻行走在佛教寺院內的他，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，不久的將來，佛教將會在中土迎來輝煌的全盛時代。

「就是這裏。」帶着西域口音的小僧邊說邊行了個禮。

他們停在一座藍灰色磚瓦砌成的低矮小屋前。

據說白馬寺的構造與天竺的寺院大致相同。大大小小的舍利塔之間，雜亂無章地分佈着住宿用的僧院，似乎是想故意營造出一種出其不意的特色——哎呀，這裏竟然還有僧院哪。

眼前出現的小屋，便像草庵一般隱藏在旁邊的大樹下，絲毫不引人注目。

「能進去嗎？」陳潛問。

「請。小僧先行告退。」年輕的小僧一說完便退了下去。

輕輕一推，榆木門便靜靜地開了。相傳白馬馱經文的箱子是用榆木製成的，所以白馬寺內的建築也多用榆木。

「歡迎歡迎，小女在此恭候多時了。」陳潛還未進門，就聽見一位女子的聲音。口音雖然不及小僧嚴重，卻也依然略帶着一些西域味道，只是其中還透出一股說不出的嫵媚。

「啊……」剛應了這一聲，陳潛突然說不下去了。

屋子中央擺着一張長方形的桌子，桌子對面站着一位年輕的姑娘。雖然聽聲音就知道是位女子，可讓陳潛沒有想到的是，眼前竟然是位如此清麗脫俗的絕世佳人。

她顯然是個西域女子，湛藍的雙眼清澈深邃，身上穿的卻是漢族服飾，頭上梳着當時流行的墜馬髻。所

謂的墜馬髻，意指下馬時需從一側翻身落地，以此描繪傾向一側的髮髻造型。即使是在今天，也時常能在街頭看見這種遮住半邊臉的髮型。實際上這種不對稱的髮型在一千八百多年前也是非常流行的。

傾向一側的頭髮下面是一張俊俏的臉，臉上一對圓圓的大眼。皮膚白皙得近乎透明。

「如此看來……」

陳潛邊想邊不停眨眼，他是在將眼前的美人與少容作比較。在此之前，他從來沒有將少容同任何一個女人比較過。他一直覺得那是在褻瀆他所仰慕的少容。

在他心中，少容不是一個當以女人看待的對象。然而即使如此，少容的存在，依然使他心中再容不下別的女人。

但此刻這個女人的身影卻刻在了他的心中。

「太高興了……」陳潛下意識地想。

這個西域少女，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的「女人」。如果一生中沒能遇到「女人」，那就等於虛度了半個人生，所以這次邂逅使得陳潛欣喜萬分。

「可是……」接下來又有一種莫名的恐懼襲上心頭。

這個「女人」的出現，是否會使少容從他心中消失呢？心中沒有少容的生活，在他而言，完全無法想像。「小女子景妹，這就去請支英過來，請先生在此稍候片刻。」

西域少女說完之後轉身退進了偏房，印有花瓣圖案的裙子隨着她的身影舞動。過不多時，走進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目光犀利有神，長得一副西域人的相貌，卻沒有半點西域胡人的口音。

「在下支英，已經拜讀了衡兄嫂夫人（少容）的信。先生有何要求，但說無妨……」話雖不多，卻顯得清晰有力，明快爽朗。只聽他說了這幾句話，便知道他非同常人的口才，必是能言善辯之人。

### 三

「在下久居巴蜀鄉野，見識淺薄。有關當今天下之勢，想聽先生教誨一二。」陳潛垂頭道。

「原來如此……當今天下之勢，您說的是這兩三年吧。」支英說。

陳潛三年前身在中原，知曉黃巾起義初期的情形。似乎少容的信中對此做了描述。在沒有任何新聞傳媒的年代，掌握準確的信息，可以說比登天還難。

「如您所言。」

「為何要向我們月氏國人問天下之勢？」

「那是因為……」陳潛欲言又止。若說這是因為少容夫人的指示，未免太過孩子氣。他將自己揣測的少容之意說了出來——「只有像您這樣置身事外的旁觀者，才能縱觀全局，做出正確的判斷。」

「您說我們置身於事外，對此在下稍有異議。不過您既然不遠千里而來，就讓我對這兩三年的情況胡做些分析吧。」說完之後，支英沉默了片刻。

雖說只是兩三年間，但大小事情也是層出不窮。事情太多，必須好好加以整理。即使是支英這位定居洛陽的月氏首領，也不能馬上作出解答。

但當他再開口時，便已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，而且他的介紹簡明扼要、深得要領。此人何等聰明智慧，

由此便可窺知一二。

陳潛只有暗自咂舌。

「今日的中國，只能說距離天下太平時日尚遠。」支英首先闡述結論。

三年前的中平元年（公元一八四年）二月，太平道張角率黃巾軍起義，同年主力便已潰敗，不過舉兵之初卻可說是勢如破竹。

五月之時，部將波才率黃巾軍圍皇甫嵩的軍隊於長社，然而皇甫嵩卻以火攻突圍成功。自此之後，形勢開始逆轉。遭受火攻的黃巾軍正欲撤兵，卻遇上火速起來的曹操部隊，受到嚴重打擊，終於一敗塗地。

波才指揮的黃巾軍雖然突遇火攻暫時撤兵，但若是重整旗鼓，依然可以憑藉絕對優勢的兵力，再次圍剿皇甫嵩的軍隊。然而曹軍的出現卻令黃巾軍無暇整頓隊伍。可以說，正是在這關鍵時刻，曹操一躍登上了歷史舞台。

「世人說曹軍是碰巧路過，但依我之見，他是計算好了時間和地點，刻意挑選了這個展示自己的機會。」支英如是說。

對於曾經見過曹操的陳潛來說，支英的看法與他的猜測完全吻合。

「的確如此，的確如此。」陳潛附和道。

六月，絞殺南陽太守褚貢的黃巾軍首領張曼成，也被新任太守秦頡斬殺。

八月，皇甫嵩在蒼亭（現位於河北、河南、山東三省交界處的範縣）又捕獲了黃巾軍的猛將卜巳。

皇甫嵩乘勝追擊，直攻到黃巾義軍的大本營廣宗。廣宗乃太平道總部巨鹿偏南的一個縣，今天這裏仍然

延用此名。

實際上，將黃巾的大本營從巨鹿趕到廣宗的，乃是北中郎將盧植。盧植包圍廣宗，深挖戰壕，建造了很多攻城用的雲梯，做好了萬全的準備。

然而，廣宗來了一位視察軍情的官員左豐。如此重任，漢靈帝委派的卻是一個宦官。宦官身體上有缺陷，性格也受到一定影響，多數會變得比較怪僻。特別是後漢的宦官，很多人都貪戀錢財。這也有其原因。一旦閹割成為宦官，便不能生兒育女，但在後漢卻允許宦官收納養子。收了養子，便有了「家」，他們就會考慮應該給子孫留下些遺產。加之缺少了性生活的快感，他們對積攢錢財的渴望也就愈加強烈。

左豐一到廣宗，便派人向盧植索取賄賂。

「魚心即水心。只要出錢，便會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。」

盧植斷然拒絕。

左豐一回朝廷即刻上奏：「廣宗反賊易破，然植心懷畏懼，高壘不戰，惰慢軍心。」

昏庸的漢靈帝聽信了左豐的讒言，大發雷霆，認為盧植罪該萬死。後來雖免於一死，盧植卻被押送回京師。對於一名武將而言，再沒有比坐在囚車裏押回京城更不光彩的事了。

朝廷派東中郎將董卓做盧植的繼任。他攻打廣宗失利，八月裏就以軍法免職。

三國初期的大怪物董卓，便是以此種醜陋的方式登場。

最終朝廷起用了皇甫嵩。這時候，太平道教主、自稱「天公將軍」的張角已在廣宗病死。也有人說是戰

死的。三弟「人公將軍」張梁取代其統領全軍。

十月，廣宗陷落。依照官方公佈的數據——斬首三萬，投河死者七萬餘。

翌年十一月，張角的二弟「地公將軍」張寶，在一個名叫下曲陽的地方被皇甫嵩斬殺。此次的戰果，斬首十餘萬。

皇甫嵩掘了張角的墓，破棺戮屍，將其首級運回京師。

然而黃巾之亂並沒有就此平息，餘黨仍在各地展開遊擊，這也令漢室頭痛不已。除了黃巾餘黨，其他叛亂隊伍也紛紛起事造反。博陵的張牛角，常山的褚飛燕、黃龍、張白騎、劉石，還有姓名不詳的雷公、大目等，勢力龐大的有兩三萬人，勢力小的也有六七千人。

張牛角與褚飛燕合兵一處，後來張牛角身中流箭而死，褚飛燕統領全軍。據說當時追隨他的部下民眾多達百萬。這裏的百萬不是兵力，而是勢力範圍內的人口。朝廷無奈之下，只好封褚飛燕為「平難中郎將」，賜以封地。

然而宦官們卻一直欺瞞漢靈帝，說：「黃巾已滅，天下終於太平了。」

靈帝大喜，於是立即興修宮殿，鑄造銅人。所需費用自然都以強行徵稅的方法獲取，每畝加稅十錢。宦官也趁機從工匠業者那裏大量索賄。

建造宮殿的費用以任務的形式分配給各地太守。巨鹿太守司馬直被分配了三百萬錢的任務，他說：「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，吾不忍也。」（《資治通鑑》卷五十八）隨即服毒自盡。

他死前上書寫道：「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，捐捨聖戒，自蹈亡王之法哉！」然而遺書都被擦碎在

宦官手中了。

「先生以為，如此情勢，天下如何太平？」支英微笑問道。

「是啊，如此天下若能太平，只能稱之為僥倖吧。」陳潛答道。

支英搖頭道：「沒有僥倖可言。等到這些圓滿解決之時，漢朝也該回天乏術了吧……無論怎麼看，天下已然大亂了。在這樣的世上，可以說造亂便是天下人的義務。漢室江山，危在旦夕。」

#### 四

誠如支英所言。

當年二月，滎陽爆發了農民起義。緊接着，西方的韓遂率十萬兵馬包圍隴西，太守李相如揭竿而起，與韓遂聯合。

陳潛留在洛陽，每隔兩日就去白馬寺拜訪支英一次。在白馬寺，他還結交了支讖、支亮等僧人。

這些人都姓支，也許會認為他們是同族，但其實並非如此。月氏也寫做月支，他們只是借用這個支字來作為自己的姓氏而已。

「和那些人在一起，不知怎的，總覺得意氣相投……」陳潛想要如此說給自己聽。然而他自己心裏明白，拜訪白馬寺並不只是因為與支姓諸人意氣相投，更是因為想見景妹。

景妹是支英的養女，同時也是他的助手。她今年十七歲，而養父支英不過才三十多歲，總讓人覺得這種關係不太自然。

「會不會表面上是養女，實際上有些特殊的關係……」陳潛曾經如此懷疑。

但頻繁往來打消了他的疑惑。支英不但有個美貌的妻子，更是一位愛妻之人。而且他一直主持同族人在洛陽的日常事務，他的光明磊落早就得到了大家的公認。

陳潛安心了。不知怎的，他對支英生出一股莫名的感激之情。

他來洛陽的第三個月，十一月上旬的某一天，支英仿佛心情不錯，但總覺得有些與往日不同之處。

「今天來對天下英雄做個品評如何？」

人物品評在後漢非常流行。譬如曹操——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。這是汝南許子將的月旦評，前文已有記述。

這種人物品評之所以異常盛行，是因為人們內心深處都有一種很強的預感——不日天下便將易主。現在的亂世不會一直持續下去，那麼接下來誰會奪取天下呢？想要爭奪天下的英雄並不多，多數人只是企圖投靠那些英雄，成為下一時代的權貴而已。所以對於誰將會奪取天下的問題，世人都很熱衷。

「品評英雄很有意思啊。」陳潛贊成道。

「論家世當數袁紹，可惜決斷力是他的弱點。」支英即刻開始了評論。

「這也要論家世嗎？」

「家世也有出人意料的作用啊。不結交天下豪族怎麼能行。」支英笑了。

兩個人都沒有點明該以什麼目標來品評天下人物。這本就是不必多言的事。決斷力也好、家世也罷，乃至能否廣交天下豪族等，所有這些——誰人能奪取天下？都是在這樣的前提下討論的。支英之所以露出笑

容，大約也是因為這個前提如此明顯，一定要挑明的話，多少有些可笑吧。

「何進如何？」

「不行。他不在考慮範圍之內。何進不過是靠皇后兄長的身份得到權勢而已……世事多變啊。」

皇后的兄長最多也只能得到下任皇帝的皇太后兄長待遇而已，政權若是稍有變化，一切都將不復存在。

「若論決斷力，要數董卓吧。」

「董卓年紀太大了。他已經四十八歲了吧。」

「四十八歲也不算太老吧。」

「不，奪取天下也許會花上二三十年的時間吧……這樣想來，年齡還是有很大關係的。最好是在三十五歲以下。」

「如此說來就沒有合適的人選了。」

「並非如此，」支英露出潔白的牙齒笑了起來，「曹操不是才剛剛三十二歲嗎？另外這次平定長沙之亂的孫堅，應該比曹操還小一歲吧。」

這一年的十月，長沙有一個名叫區星的人自封將軍，聚集了萬餘人造反。朝廷拔擢議郎孫堅為長沙太守，進攻區星一黨。孫堅率兵迅速出擊，鎮壓了叛亂。

「原來如此，孫堅乃南方之英雄，確有爭霸天下的資格。」陳潛說。

「可能有些太過極端了吧，」支英深吸了一口氣，繼續道，「依我之見，合乎條件者只有這兩位，再無人能與他二人匹敵了。」

「至少，在我們所知的範圍內，也只有這兩位了。」陳潛補充道。

此後的天下之爭，或許還有無名的英雄登場也未可知。

「換個話題吧。」支英說道。今天他的話裏曲折甚多，對他而言，這也是件很罕有的事。這時候他也停頓了片刻，然後才開口繼續。

「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你說我們置身事外，我當時只簡單地回答說『並非如此』——」

「唔，我記得。」

「今天，我想給你詳細解釋一下。」似乎人物品評只是個引子，此刻才開始進入真正的話題。支英挺直了腰板，坐在椅子上。

## 五

古代漢族的習慣是跪坐在蓆子上。坐椅子是從西域傳來的風俗。有靠背的椅子也叫「胡床」。「胡」有「蠻夷」之意，狹義上是指有波斯血統的西域人。就連跪坐姿勢之外「盤腿而坐」，也是依照了西域的風俗，被稱之為「胡坐」。

日本的和服傳自中國，若將漢族本來的服裝想像成和服，大概也不會有什麼偏差。穿着和服樣式的衣服盤腿而坐的時候會露出胯間，所以只能跪坐。胡人則不同，他們有騎馬的習慣，平時都穿褲子，所以也可以放心地盤腿而坐。

到了後漢，跪在蓆子上和坐在椅子上，在生活中差不多各佔一半。據說漢族要到十世紀以後的宋朝，才

終於完全習慣坐在椅子上。

後漢靈帝作為君主雖然昏庸無能，但在將西域的生活方式引入中原這方面，卻功不可沒。胡服、胡床、胡琴、胡椒、胡桃等，凡是帶「胡」字的東西，他都喜歡。不只是東西，像月氏族這樣的胡人也受到優待。

「如今我們什麼也不缺，我們也只求能夠一直得到這樣的待遇。然而世事多變，當權者也是不斷更迭。若是出現了討厭胡人的君主，下令誅殺所有胡人，那就完了……即使是今天我們受到的優遇，背後也傾注了無數的心血。我們可以說是在為王室盡心竭力……唔，這點暫且不說了，總之我們絕非置身事外之人，而是當事者……為怎樣的人盡多大的力……我們一直在考慮。如果向某人傾注太多心力，就只能和那人生死與共。所以我們必須懂得恰如其分，適可而止。不可太近，也不能太遠。對於有可能在下一時代掌權的人，必須周到地加以侍奉，與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。我們月氏族人啊……」

耳中聽着支英的話，陳潛越來越感覺到，若是將「月氏族」換成自己所屬的「五斗米道」，這番話也依然適用。

陳潛想起了久違的少容。自從被西域少女景妹的容貌打動以來，少容的面容已經在他心中消失很久了。

「我們最大的任務，就是無論如何都要生存下去。」少容曾經如此說過。客居洛陽的月氏族人們，也在認真思考如何生存下去的問題啊。而支英作為數千族人的首領，逐步實踐着自己的解決之道。

「原來是讓我學習支英啊……」陳潛覺得自己似乎明白了些什麼。

「其實，我說這些醜事，也是因為有事相求。」支英說道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我曾聽先生說過，因為偶然的機會，您與曹操有過一面之緣。」

「啊……那算不上是會面，只是被他盤問過。」陳潛答道。

他記得自己曾在閒談時說起過那時的情形。

「我想請您再見曹操一面。」支英語氣不變。

「什麼？我？……是要我做使者？」

「準確地說，也談不上是使者，只是想請您勸說曹操做一些事。」

「『一些事』是指？」

「有點兒像人販子。」

「人販子……」陳潛鸚鵡學舌般重複了一句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他依然摸不清半點頭緒。

「不錯，將我的養女景妹帶去……當然，也要向他誇一誇景妹的容貌何等美豔。曹操本來也應該知道。我用了不少方法，讓他聽說過景妹的容貌。」

「我不是很明白。」陳潛直言道。

「是啊，我說得太含糊了，確實很難理解。那……我直說了吧……」支英停住了話，目不轉睛地盯着陳潛。陳潛也看着他的眼睛。眼見得支英的雙眼紅了起來，變得有些模糊。

「景妹是個可憐的孩子。父母早逝，是我把她收養至今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作為養父的我，必須首先考慮洛陽族人的幸福和安全……我一直在對她進行教育，你可知道，那是什麼樣的教育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陳潛如此回答。支英似乎也並沒有認為這時候他會有了解。



「美麗，還有賢明。讓她得到下一代當權者的寵愛，讓她能在男人的懷裏低聲細語地說，『月氏一族有勞大人了』。這件事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很難。男人是不會把女人當『人』看的。景妹也不例外。為了得到男人的認可，除了美貌，還要展示她的聰慧才行。這一點上，我對她可謂傾囊相授。」

「下一代當權者，將會是誰？」陳潛問了自己最想問的問題。

「這是我的選擇……為此我一直都在仔細研究。然後，在目前，我的結論就是剛才提到的二人。」

「曹操和孫堅……」

「不錯。我選了這兩個人。為了讓他們知道洛陽月氏族中有位絕世美人，我花了不少工夫。前幾天，孫堅派人來說希望求得美人。就在這幾天，我便要將她送去南方了。孫堅那邊也會派人來迎接。」

「既然如此……為何還要我去與曹操相見？」

「這就是弱者的智慧了。」說着，支英無奈地笑了。

## 六

曹操三十二歲，按當時的計算方法是三十三歲。

以騎都尉的身份參加了鎮壓黃巾軍的戰役之後，曹操又做了濟南的民政長官，管轄十餘個縣。在任期間，他致力於打擊淫祀。當時民眾的迷信程度之深，現代人根本無法想像。到處都在祭拜怪異的神靈，為非作歹之徒趁機牟取暴利。今天可以說那是邪教淫祀，但在當時卻很少有人敢這麼說。世人大多相信，毀壞祠堂、禁止祭祀之類的行為，必定會遭天譴。

曹操為人果敢的同時，也是慮事極為周全之人，從他禁毀淫祀的事情上也可窺知一二。

「哦，你不是那學易的學生嗎？」曹操仍然記得陳潛。

此時曹操辭官在家，見他一面並不困難。他辭去濟南國相之職以後，朝廷又任命他為東郡太守，可他謊稱有病沒有赴任，回到家鄉隱居起來。

曹操的老家是一個叫譙的地方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亳州。西漢時代歸沛郡管轄，到了後漢時升為譙郡。在城外建起宅院，春夏讀書，秋冬射獵。曹操過起了這樣的生活。

那時候正是權臣貴戚充斥朝廷、後漢政治極度黑暗之時，曹操不願迎合權貴而改變氣節，這便是他辭官不做的理由。又或許，以他理性主義者的冷靜眼光早已看出，在這個時候出任地方太守會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。起義一旦爆發，太守必定先遭殺戮。黃巾起義就證明了這點。為了鎮壓起義，就必須增強軍事實力，可這又會招來朝廷的猜忌，落得銀鐺入獄的下場。不想下獄，只有起來造反一條路可走。

這年的五月，便有泰山太守張舉造反，殺了右北平太守劉政和遼東太守陽終。殺人者與被殺者皆是太守。

比起殺氣騰騰、血肉橫飛的官場，還是每天讀書狩獵的好。

不過曹操也並非與世隔絕。

「早晚我會再度出世，不過此時時機未到……只有疲於奔命罷了。」曹操這樣想。他既是平民的身份，便可以隨意會見任何人了。

「你說要回巴蜀，怎麼又來了這裏？這兵荒馬亂的時候。」曹操問。

「為了求學。」

「什麼？都已經三年了，你還是書生？」

「只願終生為書生。」

「真是有趣……《易經》有那麼難嗎？」

「這一次不是為學《易經》了。我為了學習浮屠（佛教）的真髓，去了白馬寺。」

「浮屠的真髓？」打擊過邪教淫祀的曹操，對這些東西並不感興趣。他顯出一臉的不悅，問道，「那麼，你來我這裏，所為何事？」

陳潛盡力裝出一副輕薄的神色：「我在白馬寺的時候，知道那裏有一位月氏族的美人……」

「月氏美人的傳言，我倒也聽說過。」話題轉到女人身上，曹操的臉色立刻溫和了許多。

「應長沙孫堅之求，本月十六日將從洛陽出發去往南方。」

「孫堅啊……」未來的夙敵，從此刻開始便成了對手。

「我也在隨行人中。旅途中的大小事務，均是由我處理。」

「那又如何？」

「我想起了曹將軍……據說似乎是位搶親的名人……啊，若是誤傳，還請將軍恕罪。」

「哈哈，說得倒也沒錯……哼，你是想讓我去搶？」

「中途會經過不少適合下手的地方。」

「我雖然不懂《易經》，但論觀察地勢，我應該要強一些吧。只要讓我知道行程，一定把這美人搶過來讓你看看。」

「遵命。我盡速奉上行程。」

「真有如此美貌？」

「是……」只說了一個字，陳潛便感到兩眼發熱，鼻子發酸。說這些話，真比自己身遭千刀萬剮還要痛苦。

「好！搶了她之後，你再來一趟。到時候少不了你的好處……哈哈，這可真比狩獵有趣得多啊。」

「這麼說，世間的傳言果然還是……真有搶人新婚之事了？」

「雖然有時同伙愚笨，倒也還從未失手。」曹操抬起雙手，做了個無奈的姿勢。

據說，早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，曹操便已經是個搶親的慣犯了。

六朝時候劉義慶所撰的《世說新語》中，便寫有下面這樣的故事：

魏武少時，嘗與袁紹好為遊俠。觀人新婚，因潛入主人園中，夜叫呼云：「有偷兒賊！」青廬中人皆出觀，魏武乃入，抽刃劫新婦，與紹還出。失道，墜枳棘中，紹不能得動。（《假譎》）

「動不了了！」袁紹苦叫。

三國初期，袁家堪稱河北一霸。袁紹改不了嬌生慣養的性格，這也注定了他一生不能有大作為。他缺乏毅力的性格，在這件小事中也展露無遺。

這個時候，曹操在做什麼？

「搶新娘的賊人在此！」曹操放聲高喊。

袁紹大吃一驚，顧不得腳疼，從荊棘中一躍而起，一溜煙飛奔而逃。於是二人一起逃脫了眾人的追趕。

## 七

常言道南船北馬。古代的交通，北方靠馬，南方則靠船。

護送景妹去長沙的一行人，在洛陽乘馬車出發，到達淮河沿岸便棄馬登船。此時陳潛的心中抑鬱不已。有生以來第一次邂逅的「女人」，轉眼之間，就將為了同族人的生存，作為犧牲品被送往南方了。而自己竟然還在護送的一行人之中。真是天意弄人啊！

「像曹操一樣把她搶走不就行了嗎……搶在曹操之前。」這一邪念始終縈繞在他心頭。這邪念正是源自他心底的魔性。但是，他並沒有屈從於這樣的邪念。

「你有拯救月氏族的能力嗎？」陳潛捫心自問。明明沒有這種能力，卻想將景妹搶過來，這會給在洛陽的數千月族人帶來無窮的災難。他的良心不允許他這麼做。

他抑鬱輾轉，苦於呼吸。

支英煞費苦心養育了景妹。如此無瑕的美玉，世上絕無僅有。

獨一無二的美玉，必須物盡其用才行。「下一任執牛耳者」的候補者，支英選出的有兩個。但一女不可侍二夫。不過若是能將景妹贈與其中一人，又和另一人保持友好的關係，便可以兩全其美。

漂泊他鄉的異族人，必須學會明哲保身。那些有可能善待自己的大人物，每一個都要結交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「順其自然吧，別無他法。」支英說道。景妹如果安全抵達長沙，她就是孫堅的人了。另一方面，搶親即使功虧一簣，曹操也沒有理由怨恨月氏族。

孫堅遣使來求，只有將她送往長沙。然而大多月族人卻以為，本族最美的女人，理當獻給曹大人。他們求我向將軍進言，請將軍出手搶她過去。——陳潛曾向曹操說過這樣的話。

當然，這些都是支英的授意。如此一來便會讓曹操明白，月氏族人正在向自己示好。

搶親即使失敗，那也是曹操自己作戰的失敗。如果搶親成功，受過良好教育的景妹，就會把曹操變成月氏族的後台。只有孫堅會怨恨曹操。而且他也只會以為月氏族人本想將美人獻給自己，自然沒有理由怨恨對自己如此友好的人。

護送的一行人首先從洛陽出發向東行進。繞過是非之地滎陽抵達鄭州，然後轉而南下。

「是該出現的時候了吧。」陳潛心中警惕。

隊伍正向許昌進發。曹操的故鄉譙縣就在許昌的正東方。後來曹操在許昌擁護漢獻帝，也是因為這裏是他的勢力範圍。

「若有曹操的軍隊出現，切勿出手，盡速逃離。」支英這樣對陳潛說。

那時會去應戰的大約只有孫堅派來的人吧。不過區區五人而已。

景妹坐在三匹馬的馬車上，臉色比平日更顯蒼白。她當然深知自己的命運——一想到這裏，陳潛便從心底裏感到陣陣酸楚，悲傷不已。

「沒事吧？」休息的時候，陳潛問景妹。

「多謝關心，一切都好，只是有點兒心神不定。」她的西域口音仍然與往常一樣，帶着一種說不出的嫵媚。只是也許因為緊張的緣故，她的聲音有些顫抖。將會在不久的將來爭奪天下的兩位英雄，到底哪一位會

把她帶走呢？——這時候的景妹不單單是聲音，就連身體也在不停顫抖。

走到長葛縣附近的時候，也就是今天的新鄭與許昌鐵路交會的地方，突然從左面的樹林裏傳出一陣喊聲，裏面衝出十餘名騎兵。

「來了……」陳潛早有心理準備，並沒有慌張。況且與其焦急等待，倒不如早些出現的好。既然是曹操，必定會一馬當先，帶上百餘人大張旗鼓前來搶親，陳潛一直這麼想。

然而眼前卻沒有曹操的身影。騎兵也不過十人而已。

送親的一行有三十多人，不過除去腳夫女傭之類，能迎戰的也只有孫堅派來的五人。

對面雖然只有十騎，個個卻都是彪形大漢。

最先的大漢單手輕鬆揮舞青龍刀，大聲吼道：「都給我聽着！廢話少說，把那女人交出來！」

此人赤面圓臉，有一雙金魚眼，臉上長滿鬍鬚，長短暫且不論，總之稀稀拉拉，看起來並不濃密。此人生就一副惹人生厭的模樣，然而仔細看來，卻是一張娃娃臉，似乎還很年輕。

陳潛隱約覺得自己似乎和他在哪裏見過。不是上次拜訪曹操的時候，而是比那還要早的時候。

「哪個嚇趴下的，我來扶你！哪個尿褲子的，直接割了你的鳥，哈哈！」娃娃臉的大漢剛剛說完，又有一個耳朵非常大的男人從側面躡出來，大聲喊道：「女人留下，其餘的都滾！還不快滾，不要命的小子！」

「不像是曹操手下啊……」陳潛在馬上有些不解。他和孫堅的部下一起騎馬守在景妹的車邊。

曹操年輕時雖然好為遊俠，實際上是個極有教養的人。他的行為舉止雖然有時候也像武將一樣粗野，但陳潛知道這是他刻意為之，並非他的本質。他的部下大體也都有如此的傾向。可是此刻自樹林中殺出的這幫

人，實在是修養很差。而且還不是故意裝出來的樣子，分明是天生粗野魯莽。

「上啊！」大耳朵男人揚起鞭子，樹林前的十個騎匪一齊衝了過來。沙塵漫天，耳中只聽得野獸一般「嗷……」的喊聲。

孫堅的部下護在馬前，排開戰馬，做好了護衛的準備。

陳潛知道會有搶親的隊伍，所以比任何人都要沉着。而且此前早已商定了該在這時候採取怎樣的行動——防衛之事交給孫堅的部下，自己則保護支英派來的月氏女眷藏匿潛逃。腳夫早就逃了。

陳潛選定了右邊的民家作為避難所。他從馬上跳下來。

「不要怕，去那邊，躲在那邊屋子的後面。」陳潛將女人們帶去民家。當他回頭再去的時候，勝敗已見分曉。孫堅派來的騎兵之中，有四個已經摔下了馬背，剩下的一個仍然在馬車前面奮力抵抗。周圍彌漫着灰濛濛的塵土。

陳潛的腦中一片空白。他像演戲一樣，依照事先的吩咐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。他什麼也不願想——只要稍作思索，心中便會隱隱作痛。

「哎呀，支敬不見了！」蹲在民家後面哆哆嗦嗦的一個月氏女傭，突然驚叫起來。

「什麼？支敬……」陳潛望了望四周。

支英給景妹派了七名女傭。牆後也確實蹲着七個女人。但是支英另外又派了一名年輕的僧人，這是為了讓景妹無論在哪裏都能繼續進行佛教的信仰儀式。這個僧人就是支敬，今年十八歲，他的弟弟就是陳潛初到白馬寺時給他做過嚮導的年輕僧侶。

支敬不在這裏。陳潛望向前方。

這時候，最後一個騎兵也被從馬上拽了下來。娃娃臉大漢不知把青龍刀扔到哪兒去了，他騎在馬上，一隻手掐着對方的脖子，另一隻手握成拳頭，狠狠捶打騎兵的頭。除了搶親者，所有人都摔到了地上，這也算是幸運的了。照那樣子一直打下去的話，頭蓋骨都會被打碎的吧。

兩個大漢一躍跳上早就沒了車夫的馬車。

「咱家就不客氣了！」大漢高高地揚起鞭子。

塵土飛揚，陳潛好容易才看清那邊的狀況。

直到煙塵慢慢散去，陳潛才發現支敬的身影。他正盤腿坐在適才戰場的邊上。

「支敬這小子，是被嚇癱了嗎？」陳潛跑了出去。支敬若是被嚇得動彈不得，拖也得把他拖到安全的地方。轟隆隆的車輪碾得沙土嘎吱作響，馬車轉了一個方向。

那一瞬間，陳潛閉上了眼睛。他的腦海中浮現出馬車中景妹的模樣。陳潛從腦中揮去這副場景，睜開眼睛，卻看見盤腿坐着的支敬站了起來。

四周依然包裹在黃色的塵沙之中。蹄聲響起。搶親的隊伍好像要走了。

只聽近處的一個聲音說道：「那我走了，以後再來拜訪。」

「玄德大人，後會有期。」如此回答他的，正是年輕的僧侶支敬的聲音。

陳潛立刻伏下了身子。

剛才說話的那個人已經騎上了馬，他低聲說了一句「告辭」便策馬而去，只留下一串馬蹄聲。

## 八

支敬快步向民家走去。看起來他並沒有注意到陳潛就躲在不遠處。

幾匹失去了主人的戰馬在原地徘徊，來自南方的五名士兵全都摔在地上，不停呻吟。

陳潛覺得自己全身上下氣血翻湧。

他向前猛衝，然而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。

陳潛躍上戰馬，策馬飛奔，直到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是想追上搶親的隊伍。追上之後打算幹什麼，他還完全沒有想過。

「想起來了，想起來了……」他在心中暗自唸叨。

支敬稱對方為玄德大人，這讓他想起……

三年前，陳潛與唐周去北方的時候途經涿縣，曾經在一個涼亭裏聽到三個年輕人出口狂言。最後一個報出名字的，說他姓劉名備字玄德，那年二十三歲。那青年耳朵異常之大。娃娃臉的大漢說他叫張飛。還有一個人，好像自稱關羽。

確實想起來了。可想起來了又能如何？陳潛一直緊追着搶親隊伍不放，當他回過神的時候，隊伍已經近在眼前了。

「等等。」陳潛雖然在喊，聲音卻有些微弱。

「什麼？」娃娃臉大漢說的一聲，他是在回答陳潛吧。

「不能帶走那個女人。」陳潛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大耳朵男人問道。

「劉備劉玄德、關羽關雲長、張飛張翼德。」陳潛腦中一片空白，這些話鬼使神差般的從他口中冒了出來，仿佛不受他的控制一樣。

「啊……」劉備不禁驚歎了一聲。他大約是在奇怪，為什麼此人會知道他們的姓名字號呢。

其實連陳潛自己都覺得奇怪，為什麼自己突然間不單單想起了這三人的姓名，連字號都清清楚楚地記了起來。

「你是誰？」張飛露出大牙，問道。

「我是占卜算命之人。」為什麼這樣回答，陳潛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「呵，有趣。能給我們算一卦嗎？」關羽說道。

「三年前的秋天，你們三人在涿縣結為兄弟。」陳潛脫口而出。他感覺說話的好像不是自己，而是另一個人。他的確是在涼亭裏遇見他們三人，但並不知道三個人結義之事。

「啊……」三人都驚歎起來，比剛才劉備的驚異更甚。這並不奇怪。結義本是只有他們三人自己知道的秘密，而眼前這個人連時間地點都說得絲毫不差。

占卜算命之人——在二世紀的中國，誰若是具有這種能力，便會讓人心生敬畏。

「你們三人立下誓言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齊心協力，共舉大事……從此之後，你們三人萬事俱順，成就大事也指日可待……但有一樣，若是現在帶走這個女人，不出一年，你三人便會誓

破盟毀，落得橫死的下場。」

「此……此話當真？」張飛期期艾艾地問。

「月氏之女，迷惑豪傑。沉迷美色，兄弟反目。天上星宿，地上萬象，盡顯汝等命運。」陳潛說道。

關羽和張飛都轉頭去看劉備。劉備閉上眼睛，垂頭不語，仿佛是在祈禱一般。

陳潛胯下的馬本來奮蹄振鬣嘶叫不停，但從他自稱是「占卜算命之人」開始，突然間變得一動不動，仿佛是在應和他的話一樣。

就連時間都仿佛停滯了一般。過了半晌，劉備的馬高高抬起前蹄，發出尖銳的嘶鳴。

「走吧，把女人留下。不會禍及盟誓的女人，天下有的是，我等尋她們去……走吧！」劉備掉轉了馬頭，策馬揚鞭。

馬蹄後面激起陣陣黃沙。

關羽、張飛等人緊隨其後。塵土飛揚——陳潛終於放下了心，目送他們遠去。

這些人的身影消失之後，陳潛跳下馬，奔到馬車旁邊，用顫抖的雙手打開了車門。

景妹失魂落魄地癱坐在車廂裏面。平日裏近乎透明的白皙臉龐上，此刻卻透出一股異樣的潮紅。

「啊，這……」陳潛伸出手，輕觸景妹的額頭——仿佛着了火一樣。

景妹發起了高燒。孫堅派來的五名士兵，雖然全部身負重傷，幸好都沒有生命危險。依各人的病情來看，都要長期休養才行。

取得孫堅的諒解之後，景妹返回洛陽養病去了。

## 九

「先生知道劉備劉玄德？」回到洛陽，陳潛到白馬寺拜訪支英的時候，張口便這樣問。

「他是幽州刺史劉焉的客將，曾在鎮壓黃巾軍時立過戰功，略有名聲。我也只聽說過他的名字。」

「哦，略有名聲嗎……」陳潛微笑起來。

他也調查過劉備其人。此人不像曹操、孫堅那樣聞名於世。這是在調查時最先了解到的。

因作戰有功，劉備被任命為安喜縣縣尉。中國的縣在郡以下，僅僅相當於日本村長的職位。比起身為太守的曹操和孫堅，地位自然低得多。

朝廷本來是要論功行賞，但由於設立的官職太多，再加上財政上的問題，便開始實施整頓。劉備的縣尉一職，正處於被整頓的邊緣。

履行行政監查職責的是督郵一職，這個官職的主要任務是對功績和現在的職位進行比較，審查是否應該加以整頓。

來到安喜縣的督郵飛揚跋扈，架子甚大。如此舉動，大約是在暗示他人盡速行賄吧。劉備前去拜訪，督郵卻裝模作樣地閉門不見。劉備大怒，破門而入，將督郵綁起來杖責二百，把他打得半死，隨後又將任官的象徽官印掛到他的脖子上，揚長而去。

膽大妄為的舉動。

這件事也讓世人震驚。比起劉備的戰功，他這一個「棄官亡命」的粗暴舉動更加廣為人知。

當然，由於抗命之罪，朝廷也發出了捉拿劉備的敕令。然而世人都憎恨督郵的專橫，為劉備的所作所為

拍手稱快者大有人在。因此雖然他是朝廷緝拿的要犯，但無論走到哪裏都有人掩護他。

杖責督郵的勇氣絕不尋常。

劉備此刻雖然是個通緝的要犯，但在天下更加紛亂之時，或許將會成為爭奪天下的大人物。支英算到了這一點，才命青年僧人支敬前往劉備的住處，唆使他也來搶親。

「世事如何，難以預料啊。」支英低聲歎道。

「我本來以為，你利用景妹，是為了求得與曹操、孫堅二位英雄的聯繫，原來是有三個人啊。劉備也算在裏面了。」陳潛說道。

「不是三人，而是四個。」支英的語氣不變。

「四個？那，還有一位英雄是誰？」

「是你。」

「啊？」

「陳潛……五斗米道也不是沒有可能奪取天下。到那時候，你不就是天下的宰相了嗎？」

「怎可能……」只說了這半句，陳潛便再也說不下去了。